

散花女俠

卷之二  
君夢

# 敬花女侠

梁羽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傲花女侠

梁羽生 著

责任编辑：邓代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8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7 插页：2

字数：517000 印数：1—100000

ISBN 7—217—00396—2

1·165 定价：5.50元

## 目 次

- 第 一 回 古道山村 顽童惊侠士 ..... (1)  
          深宵石室 密诏吓镖师
- 第 二 回 剑影刀光 奸人戕义士 ..... (20)  
          天愁地暗 皇室杀忠臣
- 第 三 回 大棒擎旗 禁城来大盗 ..... (31)  
          散花拒敌 夜半失人头
- 第 四 回 骏马嘶风 少年显身手 ..... (40)  
          高人送帖 庄主荐龙头
- 第 五 回 壮志凌云 悍侠名剑客 ..... (62)  
          妄言惹怒 剑刺大龙头
- 第 六 回 败寇成王 道旁谈史事 ..... (80)  
          伤心惊变 湖上起风波
- 第 七 回 寂寂山庄 师们情眷恋 ..... (90)  
          茫茫湖水 侠女意凄怆
- 第 八 回 骏马嘶风 散花惊妙技 ..... (103)  
          神拳却敌 飞矢射强仇
- 第 九 回 泼酒斗凶顽 夜奔荒野 ..... (118)  
          传书邀抗敌 义薄云天

- 第十回 小镇聚英豪 金刀杀敌 ..... (132)  
 长江逢秀士 银剑诛倭
- 第十一回 青剑惊涛 疑云迷侠女 ..... (147)  
 公堂看审 正气凛强梁
- 第十二回 草莽英豪 挥戈同抗日 ..... (165)  
 玉堂公子 划策托空言
- 第十三回 空读兵书 战场惊中伏 ..... (176)  
 出身田亩 草莽有奇才
- 第十四回 绕树穿花 书生疑玉女 ..... (189)  
 兴波作浪 国手斗龙头
- 第十五回 拍岸惊涛 芳心随逝水 ..... (204)  
 冲波海燕 壮志欲凌云
- 第十六回 海角风云 英雄夺宝剑 ..... (218)  
 苗区怪事 稚子作新郎
- 第十七回 古堡奇情 魔头开夜宴 ..... (233)  
 深宵异事 公主到苗疆
- 第十八回 手发金球 通玄参妙理 ..... (251)  
 口吞火剑 炫技骇闲人
- 第十九回 神庙惊心 忠臣受香火 ..... (266)  
 龙门纵目 玉女动情怀
- 第二十回 牢底救人 神通来异士 ..... (280)  
 筵前骂敌 正气属娥眉

- 第二十一回 水榭剑光寒 杨枝挫敌 ..... (291)  
 石林奇景现 骏马追风
- 第二十二回 弹指神通 少年显身手 ..... (305)  
 飞花绝技 女侠服强人
- 第二十三回 往事如烟 罡风吹已散 ..... (320)  
 前尘若梦 死水又重波
- 第二十四回 王府逞才华 联题佳句 ..... (338)  
 魔头施毒手 共闯名山
- 第二十五回 较技苍山 高峰腾剑气 ..... (352)  
 泛舟洱海 月夜动情怀
- 第二十六回 踏雪神驹 旅途传警报 ..... (375)  
 凌云一凤 半道劫镖银
- 第二十七回 宝剑金花 双英施绝技 ..... (386)  
 仁心侠骨 一诺救镖师
- 第二十八回 雪夜步梅林 相怜相惜 ..... (401)  
 冰心牵塞外 同梦同悲
- 第二十九回 隐患潜埋 野心图霸主 ..... (414)  
 伏兵突发 浮海走英豪
- 第三十回 虎帐盗符 军中伤惨变 ..... (426)  
 征鞍解剑 道上赠嘉言
- 第三十一回 生死难猜 女儿情曲折 ..... (440)  
 是非莫辨 公子意迷离

- 第三十二回 血雨腥风 魔岩闻恶讯 ..... (456)  
 刀光剑影 禁苑陷重围
- 第三十三回 策献筵前 丹心围撰囿 ..... (476)  
 火焚大内 异士救英雄
- 第三十四回 世乱见人心 来寻侠迹 ..... (494)  
 疾风知劲草 独守危城
- 第三十五回 箕豆竟相煎 龙头变节 ..... (508)  
 风云惊变幻 公子多情
- 第三十六回 云破月明 江湖留剑影 ..... (518)  
 水流花谢 各自了情缘

第一回 古道山村 顽童惊侠士  
深宵石室 密诏吓镖师

万里江山一望收，乾坤谁个主沉浮？空余王气秣陵秋，  
自革新词消滞酒，任凭短梦逐寒鸥，散花人去剩闲愁。

——调寄浣溪纱

古道山村，一群顽童嬉笑的声音，冲破了山谷的寂静。

不知是因为有徂徕山挡住了西北的寒风，还是今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元宵才过了三天，山坡上就开遍了茶花和杜鹃花，有桃红花瓣包着金丝花蕊的，有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花瓣的，还有红里参白俨若大红玛瑙的，把这山村点缀得花团锦绣，春意盎然，徂徕山虽在长江以北的山东境内，这山村的景色，却有点象江南的早春了。

山村里有疏疏落落的人家，村子前面有个大池塘，孤零零地隔在山坳外边，也不知是属于哪个人家的，山村地势只有这里较为平坦，所以虽然内外相隔，山村里的人家还是在这里辟塘养鱼。

下午的阳光，晒得孩子们暖洋洋得好不舒服，他们正在塘边嬉戏，有的脱下棉袖捉虫子，有的相互追逐捉迷藏，其中有个孩子，约莫十二三岁的样子，黑漆的脸上发着油光，打着一双赤脚，小腿露出青筋，个子虽然不大，却长得极为结实，脸上现出一付洋洋自得的神气，似乎是这群顽童的领袖。孩子们正闹得欢，他忽然脱了上衣，只穿着一条牛头短裤，赤着半个身子，叫嚷着：“喂喂，谁跟我下塘摸鱼去？”春阳虽暖，但脱下棉袄还是感到寒冷，孩子们你望我，我望你，没有一个出声答话，一个顽童伸手进池塘里一试，“呸”了一声道：“小虎子，你发神经，塘水还是凉沁沁的，一点儿都没有暖，你要去自个儿去。”

那被叫做“小虎子”的顽童嘻嘻冷笑，双眼一扫，嚷道：“都是怕冷的胆小鬼！就没一个敢下去吗？”众顽童都插手道：“不去！不去！”小虎



子的眼光落在一个孩子的身上，叫道：“小龙，你和我去！”那叫做小龙的孩子道：“我宁愿给你磕三个响头！”小虎子道：“好，那你就过来。”突然一把揪着小龙，用力一推，只听得“卜通”一声，小龙跌下池塘，小虎子跟着跳下去，掏出塘泥，就抹小龙的面，池塘边的顽童大拍手掌，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小龙道：“喂，冷死我啦！”小虎子道：“穿着大棉袄还叫冷，熬一会就不冷！”小龙哭丧着脸道：“这棉袄还是妈新给我缝的。”小虎子一个劲儿不理，仍然掏泥糊他的脸，糊他的新衣。正在胡闹，忽见岸上的孩子们背转了身，笑声突然停止……

小虎子从水里冒出来，只见从山谷外面，进来了三骑陌生的旅客。

徂徕山西面有一条驿道直通济南，从这条驿道引出一条支路，本来可以通到这个山村，只因年久失修，路基被山洪冲坏，村人走这条山路出外赶集还没有什么，马匹可是十分难走，这村子又在群山环绕之中，平素只有村人往外面赶集，可没有外面的客人进村里来，而这三个骑客，其中两个还是军官，长统马靴踏在马鞍上铿锵作响，孩子们更是没有见过，另一个是约摸三十多岁的汉子，满脸虬须如戟，双目炯炯有神，长得比那两个军官还要威猛。孩子们骤然见到这三个生客，连小虎子在内，都给他们吸引住了。

孩子们可不知道，他们看到这三个生客感到惊诧，那三个客人看到他们，更是惊诧，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小虎子水淋淋地从池塘里钻出来，露出上半身的时候。

这三个客人虽然都穿着村子里从未见过的呢绒衣料，但却是衣裳破裂，满身泥土，似乎是刚刚和人打过一场大架，那两个军官衣襟上还有点斑斑的血迹，显得十分狼狈。

那条山道，因被山洪冲毁，靠近村口之处，裂开了二丈左右的大缺口，一时未能修复，上面只架了一条仅可供一人行走的木板，山风吹来，上面无人还自摇摇晃晃，要带着马匹走过那是绝不可能。三个骑客在这缺口前面，跳下了马，正打算牵着马儿涉水而过。

小虎子踏着塘水，载浮载沉，瞪着一双大眼睛，盯着这三个陌生的客人，眼睛眨呀眨呀的，似乎正在想着什么事情，小龙也给他这股神气怔着

了，穿着新棉袄泡在水中，竟然忘记了趁此时机，爬上岸去逃避小虎子的追逐。

行在前头的那个军官看了小虎子一眼，转过头来对那个虬须汉子笑道：“老樊，真有你的，说实在的，起头我可不敢相信山村里面能有什么高人，现在看来，敢情这里面真有藏龙卧虎？”

那被叫做“老樊”的汉子笑了一笑，正待牵马涉水，忽听得背后，一声马嘶，听来还在半里之外，倏地就奔到了背后。“老樊”心中一动，这马好快！未及回头，但觉一股劲风，一团庞大的黑影，后面来的那个骑士，竟然连人带马，从他们的头顶上飞过了那一道两丈长的“木板桥”。

两个军官和那个“老樊”相对望了一眼，在孩子呼喊叫声中，那乘客已安安稳稳地落在对岸，跳下马背。那匹宝马四蹄如雪，马身上满是白色的斑点，这两个军官都是久历戎行之士，见过不知几千匹战马，可从没有见过这样神骏的宝马！老樊心中一动：莫非是那个人再复出山，在江湖道上露面了？

看清楚时，这三人都禁吃了一惊，只见那个乘客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身材瘦削，相貌清秀之极，羊脂白玉般的脸上两道淡淡的眉毛，看他牵着马儿，缓步向那群顽童走去，温文潇洒，若然他不是穿着武士的服饰，乍眼一看，几乎还疑心他是女扮男装的大家闺秀。

“老樊”心中暗暗嘀咕：这少年和这匹神骏的宝马殊不相称，他起初以为这个乘客定是那位隐姓埋名的大侠，谁知却完全不是，这就令他更是惊疑。

那清秀的少年人缓缓向池塘走去，在池塘边嬉戏的这群顽童刚才给白马吓得四下闪躲，这时见这少年人比他们也大不了多少，脸上堆着笑容，神色甚是可亲，不知不觉又聚拢来。那少年人在塘边招手道：“喂，小朋友，请你上来！”

小虎子“呼”的一声跳出水面，爬上岸来，他可没有象同伴们一样对那少年人表示好感，瞪着两只眼睛问道：“我又不认识你，你叫我做什么？”小虎子长得高，仅仅比那少年人低半个头，那少年人看他如此神气，噗哧一笑，笑声宛若银铃，十分悦耳，小虎子怔了一怔，道：“你笑什么？你笑我难看是不是？”他赤着上半身湿淋淋的，牛头短裤，大约是在水里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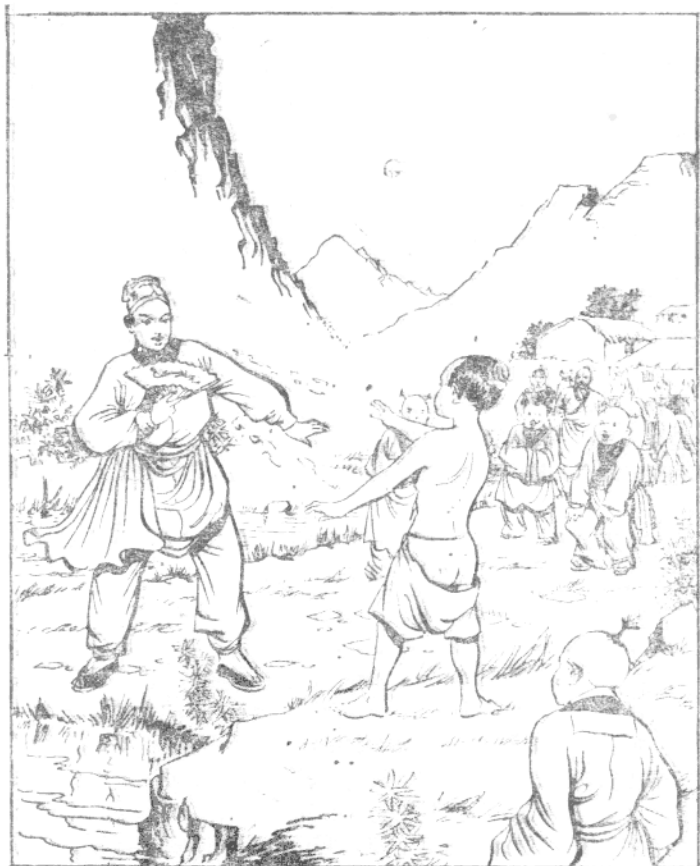
久了，褪了半截，小虎子跳上岸这才发现，急忙用手一拉，解开了裤带打  
个死结将它缚牢，少年人脸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扭转了头，待小虎子结  
好了裤带，这才回头笑道：“谁说你看，你挺惹人欢喜，你在池塘里摸  
鱼，不怕冷么？”小虎子满神气地道：“一点儿也不冷，只有那小虎才怕  
冷，哼，哼，我可觉得热呢！”少年人微微一笑，顺着他的口气道：“感  
呀，我也觉得热呢。好汉子不怕冷。”取出一柄描金扇子，抹一抹脸上的  
汗珠，轻轻挥动扇子扇凉。

小虎子龇牙露齿，冲着他嘻嘻地笑，似乎觉得这客人并不讨厌了。小  
虎子问道：“嘿，算你也是好汉子，你唤我作什么？”少年人道：“我问  
你，你可知道张大叔的家在哪里吗？”旁边的顽童一阵多笑，“张大叔？  
张大叔就是他的爹呀，他还能不知道？”少年人双眉一展，喜孜孜地道：  
“嗯，我果然猜对了，你叫什么名字？（顽童插口叫道：‘他叫张虎子，  
小虎子呀！’）哦，是小虎子，小虎子，那就烦你带我去见你的爹。”

小虎子倏地又不笑了，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道：“你要见我的爹？”少  
年人道：“不错，你带我去，我给你糖吃。”小虎子忽地双手一扬，他双  
手沾满污泥，湿淋淋的未曾措拭，这一扬就连泥带水都向那少年人迎面飞  
来，顽童们哗然大叫，小虎子虽然顽皮得不可理喻，但对一个生客如此无  
礼，可还是大出他同伴的意外。

小虎子这一下突如其来，那少年人也吓了一跳，但随即笑道：“小虎  
子，我可没功夫和你戏耍！”只见他展开折扇，迎风一扇，那股泥水给扇  
得回头射去，溅了小虎子满面，那两个军官和“老樊”这时已涉水过来，  
驻足而观，见此情状，都不禁吃了一惊，他们怎样也想不到，这一个十六  
七岁，还未脱孩子气的少年人竟然有这样的功力，能够挥扇成风，所用的  
也是武林正宗的拨暗器手法。

只听得“扑通”一声，小虎子又跳下池塘，向少年人瞪眼叫道：“我  
也没有功夫陪你，哼，哼，我的爹谁也不见，更不要见你。”少年人微笑  
道：“也许你爹愿见我呢？”小虎子叫道：“不，不！我的爹谁也不见。  
你走，你快走！”少年人道：“小虎子不要福度，带我走吧。你瞧，我有  
冰糖葫芦。”小虎子道：“冰糖葫芦，就希罕么？偏不理你，有胆的跳  
下来！”又龇牙裂嘴地冲着少年人冷笑，两手拍打塘水，象一条大鱼般地



游来游去，好象在说：“我拿稳你不敢下来，你再有本事也奈我不何！”

那少年人皱了皱眉，笑又不是，气也不是，忽地说道：“小虎子你不听话，我可要迫你乖乖地自己上来！”小虎子睨他一眼，道：“小鬼头，吹大气，你虎子说不上就不上。”少年人笑道：“你不信，我说你要上你就要上。”忽然蹲了下来，捡起塘边的碎石子，“啪”的一声，掷下池塘，这少年瘦瘦小小的，手劲却是大得出奇，石子掷下池塘，立刻激起一股浊水向小虎子露出来的头面猛射，小虎子一下潜入水中，少年人待他冒出头时，又是一颗石子，看来就象两个顽童，一在岸上，一在塘中，互相嬉戏，却是各斗心机，小虎子潜水不能耐久，而且在水底也要避他的石子，渐渐地被他掷石所迫，慢慢避到塘边，看看就要被他迫得跳上岸。

小龙惊得呆了，少年人掷的石子虽不是追逐他，他可为好友担心害怕，忽见小虎子向他招手，小龙不顾石子的威胁，游到小虎子身边，那少年人似乎不愿意误打小龙，缓了缓手，小虎子一把揽住小龙，似在他耳边说了两句什么话，忽地把他举起，掷上岸来，自己却又呼地一下子潜入水中，游出丈许，又冒出头来叫道：“我偏不上岸！”

少年人道：“我偏要叫你上岸。”塘中只有小虎子一人，少年人的石子掷得更无顾忌，每一颗都是恰恰落在小虎子耳边，迫得他又向岸边逃避。

少年人正自掷得高兴，忽听得一声喝道：“欺负孩子，不要脸！”只见一个虬须汉子冲着他来，这人就是“老樊”。

老樊突然出来干预，那两个军官都感到出奇，其中一个道：“老樊这家伙是怎么搞的？咱们的麻烦还不够么？他又要去招惹一个强敌？”可是“老樊”已经出手，拦阻也来不及。他和那少年已是面对面的互相瞪视了。

少年人道：“我自和他戏耍，你瞧我伤他一根毫发么？要你多事！”老樊道：“他是顽童，你也是顽童么？喂，小虎子，你说要不要揍他？”小虎子恨不得两人狠狠打上一场，让他瞧瞧热闹，又在水中冒出头来，拍手笑道：“好呀，揍他！”少年人一声冷笑，道：“你充哪门子的好汉？是好汉的也不用到这里来求人家的了，哼，也不知是谁揍谁呢？落汤鸡才上岸又喔喔地啼了？哈，这才真叫不要脸呢！”老樊面色一变，骂道：“小顽童，耍贫嘴。”呼地一拳，当胸捣出，竟是少林派的长拳架式。

少年人折扇一挥，在老樊的手臂上一搭，又见老樊一个沉腰坐马，手臂一抡，少年人的折扇转了一个圈，忽地向前一送，老樊向后退了一步，左手一招“推窗望月”，吐气扬声，“吓”的一声，平推出去，两人这一交手，少年人的折扇按不住老樊的铁臂，老樊的长拳也拉不开架势，还给迫得退了一步，都知道对方的功力了得，但比较起来，却是老樊稍稍吃亏，所以老樊这一掌绝不留情，竟然拼上了内劲，用的是大摔碑手的功夫。

顽童们不知凶险，四处散开，远远地围成一个圈子，又笑又嚷拍手顿足地在瞧热闹，那才爬上岸的小龙，一身新棉袄都沾满了污泥，湿淋淋的冷得直发抖，他本来也杂在这群顽童中间，忽见泡在池塘里的小虎子又向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小龙突然“哇”的一声叫了出来：“我回家告诉妈妈去，要小虎子赔我的新衣！”边叫边跑，连打架也不瞧了。有些和小龙相好的顽童感到奇怪，小龙虽不象小虎子那样天不怕地不怕，但也是一付硬性子，跌倒就爬起，挨打不皱眉，要不然小虎子也不会和他那般好了。他们从不曾见小龙似今天这样的“脓包”，哼哼还好意思叫小虎子给他赔新衣呢！但那些顽童虽觉奇怪，却不会象大人们“深究”，转瞬之间，他们又在紧张地看老樊和那少年人打架了。

老樊连劈三掌都给少年人挡了回来，那少年连点了几次老樊的穴道也没有点着，老樊上前两步，退后三步，少年人每冲上三步也要被迫退两步，虽是稍占上风，整个局势，仍是相持不下。

老樊心中暗暗叫苦，他在江湖上总算是个成名人物，哪知道连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子也打不过，正拟变招，使出少林派的罗汉拳和这少年人狠狠拼一拼，那少年人突然撮唇一啸，折扇一收，道：“我才不和你一般见识，我没功夫陪你打架啦！”一个飞身，跳上马背，那匹马放开四蹄，穿林跳涧，在山坡陡路上也如履平地，倏忽之间，已转过山场，望不见了。那两个旁观的军官都大感奇怪。

这少年明明占着上风，却忽然逃跑，不但旁观的军官莫名其妙，连老樊也觉得出乎意外。小虎子从池塘里爬上来，抖一抖身上的水珠，拍掌笑道：“打得好，打得好。”老樊面上一红，问道：“小虎子，你爹在家么？”小虎子一瞪眼，道：“你也问我爹？”小手一伸，就往老樊的胸口

一抹，老樊手臂一抬，将小虎子的肘尖一托，脚底一绊，小虎子四脚朝天地摔了一跤，一个鲤鱼打挺，立即从地上跳起来，道：“你是樊大哥？”老樊点点头道：“不错，这，你可记得我了？”小虎子记起四年之前，这个人曾到他家住过一晚，教过他一招“虎尾脚”，那时他还只有八岁，若不是老樊照样地绊他一跤，他可认不出这个满面虬髯的汉子就是那个樊大哥，那时樊大哥可没有这么又浓又黑的胡子。

小虎子不再瞪眼，笑嘻嘻地道：“樊大哥，你刚才一连劈那三掌，使得真好，我以为你的脑袋一定给他打着了，哪知这三掌连劈，竟然不用转身防守，敌人就要跳开，真是妙极了。樊大哥，这回你就教我这连劈三掌的手法。”老樊看着胸前的掌印，那是给小虎子的泥手抹的，哈哈大笑道：

“小虎子，真有你的！再过两年，樊大哥可没资格教你啦。好啦，现在你就和我们走吧。”小虎子眨眨眼睛，道：“你们？”老樊道：“不错，这两位大人都是我的朋友。”那两位军官听小虎子刚才和老樊的那番问答，竟是深明拳理，都大为诧异，放宽笑脸，双双上来，要和小虎子拉手，小虎子忽然一瞪眼睛，给他们个不理不睬，对老樊道：“好，冲着你的面子，我带你们去，我爹若然不见，那可休要怪我小虎子，这交情我已卖与你啦！”小小年纪，说话居然一付江湖口吻，那两个军官碰了一个钉子，好生没趣，但对方是这样一个孩子，却是气恼不得。

老樊和两个军官牵着马跟在小虎子后面，在弯弯曲曲的山路转来转去，走了大半个时辰，只见一座石屋，建在半山，这座石屋占地颇宽，前后三进，约有一丈七八高，象个小小的碉堡，屋子前面有好几株苍松，大可合抱，三人系好了马，只见石门虚掩，小虎子蹦蹦跳跳地跑进家门，大声叫道：“爹，大胡子樊大哥来看你。”里面寂然无声，小虎子突然叫道：“樊大哥，快来，快来！”

只见大厅的石壁上印着三朵鲜红的梅花，也不知是洒出来的还是用模型压出来的，入石数分，娇艳可爱，老樊吃了一惊。穿堂入室搜了两遍，既不见主人，亦不见其他痕迹，屋内的一切东西，也不似有人动过，那两个军官叽叽咕咕谈论，一个道：“这是江湖人物留下的标记，我瞧，定是个极厉害的强盗。”小虎子歪嘴一撇，似是道：“这还用你说，当然是江湖客的标记。”又一个道：“敢情就是那小子抢先一步，在这里留下的。”

老樊一想那少年突然逃走情形，拍掌叫道：“不错，九成是他！”虎头那军官道：“这小子功夫邪气霸道得紧，你的朋友莫非是给他弄死，戮尸灭迹了？”小虎子一瞪眼睛，骂道：“放屁，我爹爹是打不死的好汉子，那小子的本事，再多两个也不在我爹爹眼内，你敢损他。”那军官气得几乎发作，老樊急忙将小虎子拉开，道：“这位大人是一片好心，他没有说你爹不行。”小虎子兀自气鼓鼓地不理那个军官，老樊笑道：“小虎子，去瞧瞧你爹回来了没有，我们在这里等他。明儿一早，我就教你那连劈三掌的手法。呀，小虎子，大哥来了，你也不弄点东西招待我吗？你再生气，我以后可不敬来啦。”小虎子给老樊逗得格格一笑，道：“樊大哥，我记得你喜欢喝酒，那一年你偷偷教我喝酒，险些给爹知道。好，我给你弄两瓶酒，再弄三斤腊虎肉给你尝尝，这只老虎还是我打的呢！”老樊一握拇指，道：“小虎打老虎，好，真成！”小虎子被人夸奖，十分受用，笑嘻嘻地跑出去了。

那军官摇摇头道：“这小蛮牛脾气真大。喂，老樊，你说的那位老英雄就是他的父亲？”老樊道：“不错，你瞧，他儿子已经如此了得，你总可以放心了吧？”另一位军官道：“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你总不肯说？”老樊道：“这位老英雄八年前已闭门封刀，我可不愿别人再在江湖上提起他的名字。等他答允之后，那时他自然会对你说。”那军官道：“既然他已闭门封刀，你还带我们来做什么？咱们之事急如星火，若他不应允，岂不反而延误了。”老樊道：“也许他肯为我破一破例，两位大人若是嫌不行，那就请两位大人另请能人，我姓樊的可没有法子啦。”那两位军官对视了一眼，心中暗道：“你明明知道我们没有法子，就象溺水的人找着一根稻草也好，你这不是故意气我们吗？”又骂道：“听老樊的口气，似乎和这里的主人特别的交情，呀，也只有靠他啦。”

等了一阵，小虎子还未进来，两个军官解下上衣，给自己身上的伤口换药，一个军官道：“那蒙面强盗厉害得很，老樊，咱们几百人恐怕就靠一个人没受伤了？”老樊道：“我也几乎挨他一棒。”那军官道：“这位老英雄单身一人能成事么？”老樊道：“只要他答应，胜于千军万马。”两个军官谈起那蒙面强盗犹有余怖，一个道：“若是不成，咱们的身家性命就全完啦！”一个道：“咱们现在就只有靠他，于大哥，你别说不吉利



的话啦。”老樊一声不响，对两位军官患得患失的心情似是甚不高兴。忽见那虚掩的石门一开，小虎子跳了进来，咬紧嘴唇，面色十分难看，老樊心中一凛。小虎子双手空空，根本没有任何酒食，一开口就道：“樊大哥，你可不够朋友！”

老樊道：“小虎子，你怎么啦？”小虎子道：“你若够朋友，就将今日的来意告知我，要不然我就跑去告诉我爹，叫他不要理你。”老樊道：“你知道你爹去了哪里？”小虎子道：“当然知道，你快些说，你要邀他和谁作对？”其实小虎子并不知道他爹为何突然不见，他爹七八年来，在这个时分，从不会出门，小虎子隐约觉得这是今日来的这几个陌生人（连那个少年人在内）惹来的，他刚才偷听了一阵，不知怎地，总感到这班人将对他爹爹不利，因此立心要骗老樊的话。

老樊略一踌躇，看看那两个军官，毅然说道：“好吧，小虎子，你不是普通的儿童，我就说给你听。你可得买我的交情呀！”指指那个军官道：“这位是于统领，这位是陆管带，我替他们保镖，从湖北押解三十万两漕运进京，漕运你不懂，好，总之是三十万两银子的官饷就是了，到了山东，就在前天，在泰山的南面，给那个蒙面强盗劫去啦。”小虎子道：“樊大哥，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老樊苦笑道：“若然我是他的对手，我就不用到你家来啦。这两位大人都受了伤，我们带的几百官兵都给那强盗捉的捉，杀的杀了，就我们三人逃出来。”小虎子听得出神，道：“哈，这强盗好本事！是个大大的好汉！”两个军官大为恼怒，盯了小虎子一眼，老樊干笑一声，拉着小虎子的手道：“不错，要不是那强盗厉害，我怎若惊动你爹，我是来请你爹去捉那个强盗，夺回这三十万两银子了。”小虎子起初听得老樊捧他的爹爹，咧开小嘴一笑，听完之后，突然一下摔开老樊的手，道：“樊大哥，你可不够朋友了！”老樊道：“怎么不够朋友了？”小虎子冷笑一声，道：“我爹爹最讨厌狗官，你却要请他出山，再去做官府的奴才，哼，哼！我就不答应。”此言一出，老樊与那两军官都意料不到，不觉兀然，忽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原来小虎子忽地跳出门外，将那两扇石门关上了。这两扇石门都是半尺厚的整块巨石做的，若非两臂有三五百斤力气，也休想关得上这两扇石门。

只听得小虎子在外面笑道：“樊大哥，对不住啦，我告诉爹去，他若